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三三冊目次

燕日堂錄七種十四卷

〔清〕廖志灝撰
清康熙刻本

.....一

居易堂浙中新集四卷

〔清〕袁學謨撰
清乾隆刻本

.....三一五

芥浦詩刪十二卷

〔清〕胡蘇雲撰
清乾隆刻本

.....四三五

秋水集十卷

〔清〕嚴繩孫撰
清康熙雨青草堂刻本

.....五二一

默鏡居文集四卷

〔清〕范方撰
清乾隆刻本

.....六一七

燕日堂錄七種十四卷

〔清〕廖志灝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淶陽廖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州

二刻齋出

復原精舍藏板

序

長子耶
孫錫西
福壽

客冬劉子愧三至托郵拙書一
達天山左右今又隔一季每仰
德風搔首南望漢鹿門唐衡山
宋月巖今天山矣但天山之精

吳序一

舍旣成而山天之蓄德宐審三
代以上學歸於一三代以下學
流於禱縱橫出於鬼谷性惡本
乎蘭陵戰國之末太古未遠尚
自如此又何怪乎董薛往而禮

樂不精房杜存而論常偏欠河
汾之後竟失其傳中說雖存闡
發者希以及原道韓倡斗山在
望張皇諸公誰衍厥源若非程
氏承楚道州直至紫陽大集此

吳序二

道將安歸乎數百季間議論百
出彼是此非全離準繩不講古
聖已然之道而爲新出自有之
言治淆申韓德混竺仙致文詞
爲勢利之具心性走虛無之域

唐虞鄒魯交相苦心能無慨哉
此雲中夜仰天不禁大息而允
懷也今湘門振起南天前奉記
及書遍致同志無不神馳心怡
口碑路誦卽此見一人之善而

卷之三

可以感衆人之心是孰使之然
者此機一動有似天之忽然一
轉二到於今自不能息併日月
斗星亦皆自轉動而不能停堯
舜之所以至今存孔孟之所以

至今在亦是此心此理此事雖
活潑流通而規中有則豈能於
當體之外加些毫乎有居不可
無人以免冷雨淒風有人不可
無學方是德風化雨若專以語

卷之四

言文字相驕尚幾何而不爲稷
下之談月旦之評是又非吾黨
之所望也廼觀天山燕日之書
探索勾致曲中肆隱只是此心
此理此事似不爲立言累者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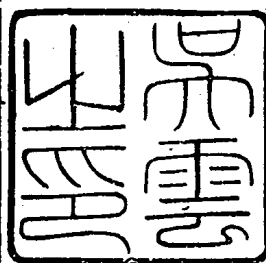
之東海西海而準南海北海而
準推之上古百世而無不準虛
含實遠默感神速不行而至其
在茲乎雲之景行二止高山仰
止相念先生以刻爲世必能山
天大畜矣豈但天山遯歟茲當
梅放天心令次兒蓮觀光上國
輒書其說而貽之以爲序

吳序五

皆

康熙戊寅仲冬穀旦

安成天門道人吳雲頓書



子吟草又序

何爲而作乎性情之所自出也以我之性情與古人之性情締結通焉而真詩見矣性情不孚而侈談風雅紙筆濡墨自謂可以做王孟擬李杜贊之魯人得中山糟液而以爲仙醪也不亦陋乎自古騷人墨客每自放於山鎮水涯之間與會所觸孤情高寄舉夫烟雲風雨草木禽魚無不足以導其埋鬱寫其幽思而一一形之於詩何嘗有一古人在其胸中規二焉目焚手畫而步之趨之也哉嗟夫當大雅不作瓦釜雷鳴之日有人焉自抒其性情而穆之

卷之三

風入之意自發爲聲律如笑之自歌悲之自嘆竊願爲之執鞭而何幸於醴邑復遇湘門廖子不啻飲醇而心醉也先生讀等身之書學博才高樹幟文壇匪朝夕矣今春彈鉞土始快識韓丰采談論飄然出塵探其秘藏積玉玄圃及讀其詩章長短句奏不拘一格或雄風奔放如觀廣陵之潮或清韻徐引如聽春林之鶯或如朱絃疏越元音寓焉或如大羹玄酒至味存焉跡其得意揮毫孤高獨往性空而情生情生而文成行雲流水了無定質夫豈取青蠅白傅粉塗脂刻畫無盡唐虞西施者可同日語哉憶昔楚

并覽嶽麓九疑之奇峰洞庭瀟湘之洪流一爲士生其間歷山川之秀發爲文章自必精英不磨而垂名後世其時見知於兩仲調獲交於譚瑛卿兩先生欽聆其詞章著述始信山川有靈人文肇啓今廿餘年後復得之湘門先生其維前哲而開後學者乎蘇長公有言曰離騷忠厚徘徊煢曲折皆本諸三百篇熟讀離騷始可與言詩矣夫屈宋皆楚產也後人推爲詩騷不桃之祖維楚有材千百世下承其地者皆其苗裔流風餘韻在今日猶未墜歟昔康熙四十年辛巳歲九日年家社教弟葉生鍾丹題

卷之三

二

海陽不問序

先生平生學處事頗疎懶而制藝之
詩為特甚制藝至少時未免波吒浮
名謂鹿革受富子可以力競而卒不
能若詩則其覽挾山越海濤人曰是
固不能如然每自克未至兄世古在
為二

下士名實兼收是兩程之力居焉如
相與為之展轉四顧中亦趨右步至
趨費時日耗神志復不歸家門家第
一之仙名又相與退而棄之矣漂友
處身陳同又抵病其不能訪其序人
詩有立言垂後世詞平遜等語詩也

此是之謂耶同社中漢士皆有曠程
叔子富貴不驕二語非詩意嗟乎
愚之詩大率類是類既已退而棄之
竊怪其自安於愚必讓之者曰子豈
真不能耶姑筆月廢煉未耳耳為其
洗者大約同又一詩詩而錄非詩錄
序二

而筆月非詩筆月筆何而暇錄於程
子曰此詩士個字費者一生心又曰
此以道性情富貴一往回毋直道性
情耶兩是固性性情之人性情未死
亡相遠而所為之詩律以意然性
無之作實不如此人死不如此人矣

而清又何以學乎曰余亦不為詩
後乃夢之夢之而不能自必其好醜
為姑請舉之舉之而人辨之矣世固
有不為而自翊為出處有為之而中
自疑於不知者倘余若知詩而晦之
以獨善之大欺也余不知詩而州之

第三

以有為其非犹小過耳大欺也為自
欺小過不妨人見是故余知其過而
又死使人知之也取過往何抵由不
能自克之云爾

己卯元日誠字於致和堂



先君子手澤跋

余兄弟三人鉛居長次錫又次境鉛孩提時竊見先君
每晨起危坐吟詠不絕筆翰不停繼晷焚膏樂而不倦
稿成厥付梨棗餘未付而繼之竹筭中者尚有萬計然
為此非以貽孫子志若以修辭立言為任不幸而戎捐
館志未達終鉛年甫十有二事故弗請繼志無能爾來
飽守舊田廬與此板籍而已從來風水興悲忤慘生哀
人子之情大郁然也矧此辭放言著夢餘及學吟恒產
一樂虛雲諸集雖不審盡合於道然俱從心血流出鉛

先君手澤跋

跋

華捧讀真令一字一淚不能竟也夫讀不忍而又何忍
藏哉請博正有道聊誌孝思不匱之意云爾

康熙五十六年天中月日

長男鉛謹跋

全弟錫
錢

序

梅萼飄雪想以深石骨凌波
從坤厚吾佳仙水子洗心問
學起賦駢囂而探本原矣願
可具本原者謂吾且欲學仁
序一

是足任之曾次不夫是縣黍匪
擲出張而共他未遑也故其俯
仰濟寧嚶仁自命規器既別負
荷縣難孝經圖銘从齒入手須
科數生兼精神而仁落仁放手

做志方得若必泥定此伊是曾

思伊是張剛趙執光而縣權也

乃泚子剛曰求之千古遠而迂

問之目并邇而狹吾自貢必得

士曾張在是問或必其緒餘形

序二

是菽艸自性自死詎物詎我雖

其筆鋒可坐闕肆云入骨越乎

孔門尺寸之外者是蓋不規仁

是務其文章步趨且也豈肄業

之暇云可仁之作也屬余序而

目夢餘自額其鰓夫可謂曾張
 者果盡於是是吾邪抑別有實
 際工失此持其夢而餘者邪予
 心得之曾張余謂不若此得之
 泥手夏是貼切也願吾家久缺
 序三
 中行乎尚飲此嚙仁士定目實
 證夫主天不偏之學中至競緒
 雖在飲食日用間雖夢餘也而
 本意不外是求矣泥手焉故
 告

康熈辛未中程燕三日古稀正

伯鈞爰予敬題於公像前



序四

自序

蓋大塊宏虛周之夢形剝脫刺摘之
餘一切宏微互精明晦敗者有不
寐之物隨風湊失何可朕此苟其中
有慷慨特立浩然而直達者雖獨祇
狂深而挽近波即當日天遠地沒之

舊物也據此餘伯禹可平時特以為
不索者也顧既謂之夢先元有其真
謂之餘先必有至本夢與餘為至本
子真為主其可為主者安在哉夫太
左潛神浮生是夢一中之體此外皆
餘生天生地生人其理也之天立

此立人立其性也由理而生氣也
而生形也必理氣之達渾矣此達而
之功次功而立片也又達功之精粗
耳是以積一以至於萬積萬以至於
巨萬而不盡其流由巨萬以合夫萬
由萬以合夫一而元經失體索天根

自序二

日月運循環互用有去故生新之時
有歸根返本之日最可慨者軀肉易
於神志望幾死不克自生司立必不
至待於生示立我者而又縱橫恒搜
魂帶納祿靈之運之未可窮法不知
生本立我者易用是營之運之若為

我以浮游之客寄逆旅之情是於
中作夢也於思石之光添夢地之大
是於夢中拾餘也不見本真并不見
爲夢餘也本真皆夢餘也若見夢餘
當亦漸兄本真則夢餘未始非本真
也嗟乎觀亦生而不能自主何寄消

目三

遽於後言又求言中不能自主而又
命之曰主人知相會否後言又求之
外欲余冥蒙荒陋謬係一草占大道
相度壁如懸坪出國爭勝肆場於旁
觀者之嘆罵雖莫或知而准備鋒芒
以抵空吾羣之力以毋貽主者羞

造夫諦觀過若自嘆樊籠其所謂虛
生之夢覺已半出江郎之夢食而爲
單其粗疎鄙野固已極其效擊之爲
可憫然焉我雖海深天長在任要
機之不可不察已死不敢侵魔麗點
之淡以久其短端有賴於當代大儒
自序四

想捷而妄之者至於果蒙茲之知是
生我立我而承幸矣或不然而我藉
以仙生自立焉而我亦幸矣

康熙庚辰長至之日深陽灝自序



餘草白序

謂大塊爲蜉蝣之夢形色乃健順之餘一切客感客形
如聯聚散萬有下齊之物隨風浪夫夢幻同歸者蓋不知
云凡幾千萬億矣顧既謂之夢先必有其真謂之餘先必
有其實夢與餘爲客本與真爲主夫所謂主者安在哉蓋
生天之地生人理之生也立天立地立人德乃立焉由理
而生氣由氣而生形二其理氣之渣滓歟次德而立功次
功而立言三又德功之糟粕耳無何無極在抱二五離形
生二無端象數幾變承其樊者遂爾縱橫扭捏蠅頭蚋
夢食自序

未可窮極於忽石光添畫蛇足繖批自喜且以爲莫過於
是迨夫積一而至於萬積萬而至於巨萬而下不盡其流
由巨萬以合萬由萬以趨一而一不見其首於是相率索
天機之窟謂之歸根復命而其根常故言人人殊又方至
於一角似乎主夢餘而客本真者比比而是也嗟乎觀我
生而不能自主則隨波流於語言文字之中於不能自主
而或有主我之人則相會必於語言文字之外是故以冥
不瓦陋之儒謬陳一草與大道相質譬如楚萍出關肆虜
於旁觀者之笑罵雖未或知而執脩鋒銳亦抵盡吾輩之

之力毋貽主者羞及至諦觀海若自笑樊籠所謂虛生之

之氣已成空江郎之花燭而爲草固已極知教澤之爲可

而而爲飛魚躍自率天機直窮宵德之所來忽石繖批俱

以不計端有望於當代大儒怒撻而教之者以爲可教則

是主我我幸矣不然而我猶是以自主焉而我亦幸矣

普康庚辰菊月之吉涼陽酒自序

夢食自序

米江譚屈懷
安成吳舫翁

兩先生鑒定

淶陽書集

澹泊軒藏板